

與我的近人在信仰中同行

高克家著 陳愛潔譯

二零零六年亞洲福傳大會，是亞洲地方教會在梵二時期旅途上的重要里程碑。這次大會的目的，是更新亞洲基督徒團體的福傳使命，而大會本身可以合理地比作持續的「亞洲五旬節」。

亞洲主教團協會簡介

亞洲主教團協會（以下簡稱協會）是一個超越國界的主教團組織，其中包括來自下列國家的十四個主教團為正式成員：孟加拉、印度、日本、韓國、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緬甸、

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和越南。協會亦有十一個附屬成員，來自以下教區：東帝汶、香港、哈薩克、吉爾吉斯、澳門、蒙古、尼泊爾、塞爾維亞、塔吉克、土庫曼，以及烏茲別克。因此，協會總共有二十八個國家的代表。協會源於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七零年訪問亞洲期間，一百八十個亞洲天主教主教團的歷史性聚會。

除了適度的中央架構外，協會還有九個辦事處，執行多項具體的倡議和計劃。這些辦事處立意分佈在亞洲不同國家，專注於福傳、社會傳播、教

友、人類發展、教育與學生牧靈、合一與宗教事務、神學關注、聖職人員，以及獻身生活。各委員會舉辦多種活動，推動亞洲地方教會的成長。

亞洲主教團協會的最高機構是每四年召開一次的全體大會。過去八屆全體大會的主題、舉行地點和日期如下：「在現代亞洲傳播福音」（台灣台北：一九七四年）；「祈禱——亞洲教會的生活」（印度加爾各答：一九七八年）；「教會——信仰團體在亞洲」（泰國曼谷：一九八二年）；「平信徒在教會和亞洲世界的聖召及使命」（日本東京：一九八六年）；「一起邁向第三個千年」（印尼萬隆：一九九零年）；「基督徒在今日亞洲的門徒身份：服務生命」（菲律賓馬尼拉：一九九五年）；「更新亞洲教會：愛與服務的使命」（泰國三帕蘭：二零零零年）；以及「亞洲家庭邁向生命的文化」（韓國大田：二零零四年）。上述及其他資料收集於三冊（快將增至四冊）的《給亞洲全體人民》（*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馬尼拉：Claretian Publications）。協會

文件可在天亞社網頁的「亞洲主教團協會文件」連繫瀏覽；並可參閱第100號的綜合索引。

梵二以來，協會一直是最具影響力的亞洲教會機構。它加強區內主教團之間的溝通聯繫，亦協助教會發展共同願景及在亞洲的福傳使命。就亞洲教會真正發現自己的身份而言，它必須不繼地與亞洲的人民（尤其是貧窮人）、文化和宗教作三重的交談。在過去三十年，這個願景一直指導協會，並且形成二零零六年亞洲福傳大會的基本結構。亞洲主教團協會是真正的「亞洲的持續梵二」。

傳教學基礎

教會對亞洲福傳的承擔。在亞洲的天主教會承諾把福音帶給亞洲的人民。然而，當地的基督徒並不常常投身於這使命；這正是努力籌辦這次亞洲傳教大會的原因之一。協會文件稱，「向我們亞洲各民族宣講耶穌基督及其福音成爲一項任務；今天，在世界的這地方，這項任務是迫切的、必要的和重大

的，在我們信仰的歷史中是無與倫比的。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可以喜悅地重申宗徒的話：『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 9:16），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格後 5:14）要與我們的民族分享我們內心和生活中最寶貴的事物，即耶穌基督那無比豐富的福音（參閱弗 3:8）。」（第一屆：8）（編者按：「第一屆」即「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屆全體大會」，下同。）

亞洲基督徒相信：「我們基督徒作為上主和人類類的僕人，與亞洲所有民族分享同一的旅程。教會受派遣，並不是為了觀察，而是為了服務——服務正在尋找天主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亞洲各民族；在基督的聖神的引導下並以基督的風格來服務亞洲，因為基督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谷 10:45）——並且藉著與亞洲各民族和亞洲現實交談，辨別上主願意成就的事，好使全人類能和睦地聚集一起，猶如祂的大家庭。教會作為上主和人類的僕人，將首先尋求

完全忠於天主和亞洲人民，亦會邀請那些由聖神帶領到自己那裡的人，完全參與基督徒團體。」（第五屆：6:37）。

亞洲的教會承認自己的限制：「我們的傳教意識和責任大多是如此不足的。我們經常忘記召喚和挑戰，讓不認識耶穌基督的人認識祂和祂的訊息；這是一項命令，甚至給予最年輕的基督徒團體。」（第三屆 9:9）。「很遺憾，對於很多天主教徒而言，信仰只是要接受和慶祝的東西。他們不感到信仰是要分享的東西。信仰的恩賜的傳教本質必須灌輸給所有基督徒。」（第五屆 3:2:3）。

協會整合的福傳視野。這項福傳的任務在其範圍內是整合的和全面的；教宗保祿六世指出：「為教會來說，宣傳福音是指將福音帶到人類每個階層中，並且由於它的影響從內部改造及革新人類。」（《在新世界中傳福音》18）。協會形容福傳是：「傳教，是在聖神內延續基督的使命，與人們在一起，正如耶穌一樣：『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若1:14)。「〔第五屆3.1.2〕。福傳是履行教會的職責，就是藉言語和見證來宣講上主的福音。」〔第一屆25〕。

福傳的內容是：「傳教包括：敏於天主親臨各文化和其他宗教傳統，與人們在一起，回應他們的需要，並透過臨在、團結、分享和說話，見證天國的價值觀。傳教將意味著與亞洲的貧窮人、與亞洲的本地文化，以及與其他宗教傳統交談。」〔第五屆：3.1.2〕。「地方教會，即僕人和本地化的教會，是福傳使命的主體，主要的元素如下：(一)簡樸的臨在與生活見證，(二)對服務人類的具體承擔，(三)禮儀生活、祈禱與默觀；(四)基督徒與其他宗教傳統信徒的交談；(五)宣講與教理講授。整個基督徒傳教使命包含這一切元素。」〔CTC (華欣，1991年)：28〕。

「完整的福音傳播要求我們在生活中，見證那以我們的聖洗為基礎的福音價值觀和準則。」〔SFMWA (香港)：28〕。

協會也談論福傳的動機：「使命感的更新也要求我們更新傳教的動機。爲了堅持這要求嚴格的任務，這些動機是如此必要的。但我們在某方面察覺到這些動機正在削弱。是呀，爲什麼我們應該傳揚福音？(甲)首先，我們之所以傳揚福音，是發自對天主的感激之情。(乙)但是，傳教也是命令，(丙)我們傳揚福音，也是因爲我們相信主耶穌，(丁)我們傳揚福音，也是因爲我們已藉洗禮而與教會結合，而教會的本質是傳教的，(戊)以及最後，我們傳揚福音，因爲福音是解放和轉化社會的酵母。」〔第五屆：3.2〕。

宣告基督的位格和祂的應許。亞洲各地教會看到福傳中一個清晰的基督論成份；它們強調：「當我們意識到並且敏於一個事實，即福傳是複雜的現實，也有很多重要的方面——例如爲福音作見證，致力於天國的價值觀，與那些力求正義和平、交談、分享、本地化、與其他基督徒及所有宗教的信徒互相滋養——我們便可以肯定，沒有宣講耶穌基督，

就永不會有真正的福傳。宣講耶穌基督是傳福的中心和主要元素，沒有宣講耶穌基督，其他的一切元素將失去它們的凝聚性和有效性。」〔BIMA I（水原）：5-6〕。「的確，在很多地方，人們仍未能夠藉言語來公開宣講基督。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該透過其他方式來宣講祂，也就是：透過基督徒團體和家庭的生生活見證，和他們力求更完全地認識和生活出所宣認的信仰；透過他們渴望與那些未與我們分享信仰的人和平共處。我們宣講耶穌，這也必須迫切地以工人、窮人和受壓迫的人為對象。」〔BIMA III（彰化）：5-6〕。

協會明白到，「在我們亞洲大陸上，有數以百萬人仍未接受福音，我們受到他們的嚴酷現實挑戰，欣然接受這次機會，懷著緊迫感來面對促使衆多兄弟姊妹認識、愛慕和跟隨基督的任務。」〔BIMA I（碧瑤）：2〕。「超過二億亞洲人或許從未以知情的和有意識的方式遇見耶穌這人物。雖然這事實使我們深感難過，但也激勵我們渴望和希望，因為我們

知道祂會陪同那些人的路途；他們的足跡是可愛的，因為他們帶來祂的仁慈與愛的喜訊。」〔BIMA III（彰化）：4〕。

「我們肯定『宣講耶穌基督是福傳的中心和主要元素。』但是，在亞洲宣講耶穌基督，其意思首先是基督徒和基督徒團體見證天國的價值觀，藉著肖似基督的行為來宣講。對於亞洲的基督徒而言，宣講基督，首先意味著好像祂那樣生活，在信奉其他宗教信仰的近人中間居住，並藉著祂的恩寵德能實踐祂的行動。藉著交談和行動來宣講——這是亞洲各地教會的首個召叫。」〔第五屆：4.1〕。「亞洲的地方教會將以交談的態度來向他們的人類同胞宣講耶穌基督。」〔CIC（華欣）：51〕。

宗教交談是傳教的關鍵幅度。亞洲的主教們非常重視交談在福傳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亞洲的主教堅信：「宗教間的交談是福傳另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因為按我們各地教會的情況，福傳理應成爲主要關注的問題。我們生活在數以百萬屬於各大宗

教傳統的人中間。在這背景下，我們相信宗教交談真正表達出教會的福傳行動；在這行動中，耶穌基督的奧蹟是在運作的，召叫我們眾人皈依。我們希望透過教會基層的所有成員更開放對待和樂於接觸其他宗教傳統的兄弟姐妹，從而使在教會基層成爲事實。」〔BIMA II (特里凡得琅)：14〕。

「教會、天主在世的訊息的聖事，延續基督的交談工作。教會尤其關注人的宗教經驗，因爲這經驗是在其文化中激勵和增添活躍的原動力。這意味著教會必須不斷與其他宗教的人士交談」（參閱《非基》2）。基督徒不斷發現自己在交談中向他的夥伴傳福音和接受他的夥伴傳福音（《在新世界中傳福音》13）。〔BIRA II (吉隆坡)：11〕。因此，「繼續建立本地教會作爲現今福傳任務的焦點，以交談作爲它的基本模式，這是足夠的了。透過十分認真地從事宗教交談。」〔TMC (馬尼拉)：19〕。

其實，由於亞洲教會是「小小的羊群」，協會富有洞察力地肯定：「在亞洲，傳教是最爲迫切的：

它亦在我們的大陸找到與衆不同的模式：「交談」。」〔第五屆：4〕。「從我們交談的經驗出現這個信念：交談正是我們尋找的鑰匙——不是從表面上所理解的交談（這是人們時常理解的），而是以言以行，透過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具體境況中接觸他們來見證基督。」〔BIMA I (碧瑤)：5〕。「在交談的背景下，我們嘗試把基督唯一性的意義滲透在我們自己的內在經驗，在我們與別人的接觸；我們明白到，仍有很多事物有待發現，還有很多已發現的事物，但未足以整合於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傳教努力中。我們感到，基督徒與亞洲歷史悠久的宗教接觸的經驗非常有助普世教會在其觀點和表現方面的成長和轉化」〔BIMA I (碧瑤)：12〕。

協會接著澄清一項重要的事：「交談並不要求放棄一個人的承諾，把交談跟承諾相提並論，或容易作出妥協。相反地，爲達致更加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談，每個夥伴更必要肯定地投身自己的信仰。」〔BIRA IV/7 (塔加伊泰)：10〕。

天主的救恩計劃正在亞洲的現實中運作。協會文件是根據對天主愛人的救恩計劃的廣大願景；因此，「基督徒相信天主的救恩旨意正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在所有宗教中運作。自宗徒教會的時代已獲承認，並由梵二會議再次清楚地表明（《現代》28：人教會16），基督的神也活躍於有形可見的教會的範圍以外（《人類救主》6）。天主的救贖恩寵不局限於教會的成員，也給予每個人：祂的道路是奧秘的和深不可測的，沒有人能規定祂的恩寵的方向。」（BIRA II（吉隆坡）：12）。

「天主，眾人的父親，藉著祂的聖子耶穌基督，召叫了眾人。復活的基督和祂的聖神活躍於世界，使這份愛成爲一份禮物和不斷成長的現實，使萬物更新。這份同樣的愛敦促我們與其他宗教的人士交談，因爲，尤其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我們逐漸意識到其他宗教在天主的救恩計劃中所擔當的積極角色。」（BIRA III（瑪德拉斯）：2）。

協會繼續說：「尤其在亞洲，這涉及與我們各

民族的偉大宗教傳統交談。在這交談中，我們接納他們爲天主教工程中的重要和積極的元素。」（第一屆：2）。再一次：「更清楚理解在亞洲現實的背景下的傳教使命，有助我們甚至發現更深入的動機。其他宗教傳統的成員在某方面經已與我們分享救恩奧蹟。」（CIC（華欣）：50）。此外：「梵二肯定救恩價值存在於其他宗教，我們對此感到高興。我們感激這些及時的洞見。福音實踐一切希望，而這福音是亞洲和全世界極之需要的。」（BIRA I（水原）：7）。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這主題寫道：「聖神的臨在和活動不僅影響個人，而且也影響社會、歷史、人民、文化和宗教。因此，教會與其他宗教的關係，是由兩層尊重所決定：『尊重人對他生命的最深疑問尋求答案，以及尊重聖神在人內的行動。』」（《救主的使命》28-29）。亞洲的主教們意識到聖神的行動和他們對交談的承擔，勇敢地聲稱：「當天主開啓了門，讓我們明確地宣講主耶穌基督既是救主，

也是人類存在的種種基本問題的答案時，我們便不會羞怯。」〔第五屆·4.3〕。

在亞洲處境下的傳教現實

實踐交談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態度。亞洲的主教們對宗教交談的承諾是清晰的和一致的；亞洲主教團協會闡明這些對交談極其重要的基本態度。「在亞洲，對宗教交談的重視並不十分在意於學術或神學討論的層面，猶如在各層面分享生活的那樣。當基督徒完全參與他們所居住的社會及文化生活時，就是履行耶穌基督委託給他們的使命，藉著他們從福音所學習的價值觀來充實別人，也發現自己藉著其他信仰的近人的精神寶藏得以充實。因此，『生命的交談』是亞洲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亞洲的基督徒蒙召深刻地活出他們的信仰，對別人的宗教承諾持有開放和尊重的態度。」〔FIRATV（芭堤雅）·4〕。

交談要求轉化的態度：「為能參與真正的宗教交談，我們需要加深我們的自我認識，並繼續發現

我們的個人身份。我們需要治癒各種消極性，例如懷疑和恐懼；爲了在這邁向「持續交談的天主」的內心旅途上更深入自己，我們需要結合亞洲的各種祈禱形式；我們在此承認自己擁有巨大的機會，向亞洲的其他宗教傳統，尤其向神秘傳統學習。」

〔FIRAT I（怡保）·3.2-3.3〕。

「任何的交談都要求某些基本態度，而基督就是這些態度的典範：秉持謙卑、開放、接受的精神，以迎向天主願意透過他們（亞洲的宗教）給我們的講話；爲基督的救贖恩寵作見證，不太依賴宣講的說話，而是透過基督徒團體的愛心服務，好使它的普遍有效性有目共睹並讓人感受得到；把團體精神放在首要的地位，好使我們自然地被引到更深入的宗教交談。」〔BIRAT I（曼谷）·18〕。

協會推動一種有關交談並平衡各方的評價：「爲更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談而言，每個夥伴甚至必須堅定地忠於自己的信仰。我們儘管堅守對基督的承諾，但要進入交談夥伴的宗教宇宙並看見對方

真誠而堅定的信仰承諾，這為交談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但如此，我們亦應該欣賞別人的承諾。這是為什麼我們用心專注地聆聽夥伴的個人信仰承諾和見證，不但促進交談，也充實我們和使我們在自己的信仰中成長，並幫助我們重新解釋它。」〔BIRA 17/7 (塔加伊泰): 10-11〕。「亞洲的教會日漸投身於建設天國之際，交談是至關緊要的挑戰。這挑戰充滿風險。然而，肯定聖神與我們同在，並扶助我們的軟弱(羅 8:26)，我們承諾履行這交談的任務。」

〔BIRA III (馬德拉斯): 結論〕。

對亞洲各大宗教的特殊態度。協會在第一屆全體大會上，闡明對亞洲宗教的深刻——甚至是富有詩意的——評價：「在這交談中，我們接納它們是天主救恩計劃中重要和積極的元素。我們從這些宗教認出深邃的精神和倫理意義及價值觀，並予以尊重。在很多個世紀後，它們一直是我們祖先的宗教經驗的寶庫，而我們的當代人不斷從中汲取光明與力量。這些宗教一直(而且繼續)真正地表達出祖

先們心靈最高崇的渴望，也是他們默觀與祈禱的發源地，並且有助塑造我們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第一屆: 17〕。「那麼，我們怎能不尊敬和尊重這些宗教？我們怎能不承認天主透過它們而吸引我們的民族歸向祂？」〔第一屆: 15〕。

「唯有藉著與這些宗教交談，我們才能從它們身上發現天主聖言的種子(《傳教》9)」。這交談將讓我們接觸我們的民族最深入的自我的現實，並使我們能夠找到真正的方法，來活出和表達我們本身的基督信仰。它將給我們揭示我們信仰的豐饒，是我們或許未曾覺察到的。因此，在我們追求天主和在天主子民中追求弟兄友愛的過程中，它成為友誼的分享。」〔第一屆: 16〕。「最後，這交談將教導我們，我們的信仰引導我們可從這些宗教傳統接受什麼，以及在天主聖言的光照下，在它們中有什麼必須淨化、治癒和整合。」〔第一屆: 17〕。

亞洲的主教們繼續：「在我們這方面，我們可提出，我們相信唯獨教會有責任和喜樂給他們和眾

人提出：在聖子耶穌內與父合而為一；以各種方式獲得基督藉祂的福音和祂的聖事，並藉那尋求住在祂內的團體的友誼而賜給我們的恩寵；瞭解人的價值和人類救恩的社會幅度——這救恩呈現出意義，並把它賦給人類自由意義，現世現實，以及世界歷史的過程。」〔第一屆·18〕。

「交談靈修」的必要性。在過去三十年，協會強調靈修與真正的交談息息相關：「在亞洲這個各大宗教的發祥地，不論個人或整個民族都在渴望神聖，教會於是蒙召成為祈禱的教會，非常屬靈，即使她在參與直接的人性和社會事務上，也是如此。所有基督徒需要真正祈禱和默想的傳教靈修。」〔第七屆·C-2〕。「這種（在亞洲）作教會的新方法的核心，就是耶穌的聖神的行動，引導和指示個別信友以及整個團體度充滿聖神的生活，即度真正靈修的生活。它正好是跟隨在傳教的耶穌，在亞洲處境下的真正的門徒身份。」〔第五屆·9:1〕。

「在愛的行動中冒著受傷的風險，在誤解的氣

氛中尋求瞭解——這些擔子一點也不輕鬆。交談要求深度的靈修，使人能夠好像耶穌基督一樣，堅守對天主之愛的信德，即使當一切要破碎似的。最後，交談要求完全肖似基督，空虛自己，好使我們在聖神的引導下，成為建設天國的更有效工具。」〔BIRA IV〕（塔加伊泰）·16〕。「在亞洲，祈禱與靈修的交談受到高度重視。以適合參與人士的信仰的方式一起祈禱，讓基督徒與其他信仰的信徒有機會更欣賞每個團體所擁有美好的精神財富，以及在尊重彼此為人生的朝聖同伴之中成長。當人以成為一個大家庭來接觸神聖的事物時，人類的團結便得以加深。」〔FIRA V〕（芭堤雅）·8〕。

亞洲的主教們在若望保祿二世身上找到一位「交談之友」（《救主的使命》55-57）；在同一文件的其他地方，教宗寫道：「在亞西西舉行的各宗教的聚會，意在確定我的信念，即『任何真實的祈禱是由聖神所促成。而聖神神妙地臨在於每個人的心中。』」（《救主的使命》29）。

亞洲的主教們面對與現實主義交談的挑戰：

「宗教交談從來不是易事，它需要自身的靈修。因此，我們要決心活出和見證這交談的靈修。」〔FIRA I (怡保)：4.2〕。「可靠的福傳要求我們這些在亞洲的基督徒度真正默觀和真正憐憫的生活。唯有空虛自己，從而成爲無權勢的，基督徒團體在宣講十字架這愚妄的訊息時才是可靠的。這樣的福傳在亞洲培養交談的文化。」〔FEISA I (芭堤雅)：7.4.1-2〕。最後，「教友蒙召成聖，以及從而蒙召參與教會的使徒工作；這召叫要求他們的基督徒身份，因爲基督徒完全與基督和聖體結合。」〔BIA III (新加坡)：6〕。

交談爲新人類和天國服務。協會強調，交談的方向總是爲人和天國服務。「亞洲教會在不斷投身建設天國的過程中，交談是至關重要的挑戰。除其他原因以外，這挑戰充滿由混亂的社會政治張力所產生的風險。然而，肯定聖神與我們同在，並扶助我們的軟弱（羅 8:26），我們承諾履行這交談的任

務，是爲了把整個宇宙結合在基督內，好叫天主成爲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8）。」〔BIA III (馬德拉斯)：結論〕。「我們建設教會，好能在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中建設天國。因此，我們的使命必須是與其他宗教人士交談，要求我們同時宣講和接受宣講，講話和聆聽，教導和學習。透過這樣的交談使命，天主的國將在亞洲發展，而教會將更真的成爲亞洲教會，在亞洲的現實中達致本地化。」〔FEIRA II (芭堤雅)：3.5〕。

「因此，教會臨在宇宙並在運作。人在那裡向超越的神聖奧蹟開放——這奧蹟明顯地影響著他們——並在愛中走出自己和服務其他人，天主的國就在那裡運作。這顯示天主的國是普遍現實，遠超過教會的界限。這是耶穌基督的救恩的現實，基督徒與別人在其中一起分享。正是基本的『合一奧蹟』更深入地團結我們，越超那些能夠使我們分開的、在宗教忠誠出現的分歧。」〔CTC (華欣)：29-30〕。

亞洲的主教們清晰和堅定地指出：「因此，我

們承諾：藉著每次機會，以亞洲人接納的方式，讓人認識耶穌基督及其訊息，以『亞洲的面貌』，採用亞洲的文化概念、字眼和象徵，向他們介紹祂；把福音訊息呈現為天國的謙卑僕人，常常敏於民族的宗教及文化傳統，因為聖神在此引導我們使人認識耶穌。」〔ANSAL I（塔加伊泰）：2〕。

「這共同的屬靈朝聖要求我們從耶穌的做事方法取得靈感，尤其是祂與稅吏和罪人同席，我們在其中發現基督教會的原始形式。基督信仰在建立為一個有架構的宗教以前，它是一個屬靈的運動：耶穌與貧窮人一起邁向天國。透過與亞洲的貧窮人和宗教文化交談，教會將能夠重新發現它的原始動力，而這動力要求在其思想模式、禮節儀式和團體結構中徹底的虛空（*kenosis*）。對教會恢復其原始召叫而言，這個與亞洲宗教的兄弟姊妹一起踏上旅途的時代，正是優越的時機（*kairos*）。」〔FEISAI（芭堤雅）：7.5.1〕。

地方教會：身份、職務與服務。為推動交談並

使它具體化，協會把它的實踐與亞洲的各地方教會及其職務連繫起來。每個地方教會是由她的人性環境所決定的，並且生活在一個與人類社會之間辯證關係之中，因為她加插在人類社會裡，作為福音的酵母。由於每個地方教會應體現在上主僕人委託給她的任務的背景之中，她要一再發現需要什麼職務和什麼職務架構，好能實踐使命，向人類社會提出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救恩。」〔ACMA（香港）：25〕。

「更新我們的使命感，這將意味著地方教會成為傳教的行動主體；它在與普世教會之間的共融內生活和行動。正是地方教會和團體能夠辨別和找出在他們自己的地方和時間，最能宣講福音、建立教會、實現天國價值觀的方式。事實上，正是藉著回應和服務亞洲各民族的需要，不同的基督徒團體成為真正的地方教會。」〔第五屆（萬隆）：3.3.1〕。

協會強有力地宣稱：「亞洲各地的教會於是必須在各方面成為真正亞洲的。本土化和本地化的原則是它們繼承自己的根源。亞洲教會的職務，如果

要是真實的，就必須與亞洲社會緊密相關。對教會而言，這要求創意和獨創能力，勇敢和勇氣。」〔ACMC（香港）：26〕。

「現在——正如梵二經已清楚地和有力地肯定——每個地方教會由基督和父『派遣』，把福音帶到週遭的環境，並把它帶到世界。對每個地方教會而言，這是基本的任務。每個地方教會要對其傳教使命負責。」〔IMC（馬尼拉）：14〕。亞洲的主教們非常肯定地指出：「對於亞洲的基督信仰而言，那決定性的新現象將是，真正的基督徒團體在亞洲出現——以亞洲的方式思維、祈禱、生活、向別人傳遞自己基督經驗。在生活上的各方面，其結果是巨大的。如果亞洲各地教會不發現自己的身份，就沒有未來。」〔ACMC（香港）：14〕。

「在唯一的救恩史，在唯一的基督教會內，每個地方教會都有自己的聖召。在每個地方教會內，每個民族的歷史、每個民族的文化、意義和價值觀、每個民族的傳統得以繼續，沒有被削弱或毀滅，卻

得以慶祝和更新，如有需要，更得以淨化，並且在聖神的生命裡得以實現。」〔IMC（馬尼拉）：15〕。□

代碼：

- ACMC - Asian Colloquium on Ministries in the Church
- AMSAL - Asian-born Missionary Societies of Apostolic Life
- BILA - Bishops' Institute for Lay Apostolate
- BIMA - Bishops' Institute for Missionary Apostolate
- BIRA - Bishops' Institute for Interreligious Affairs
- CTC - Conclusions of Theological Consultation (Hua Hin - 1994)
- EN - *Evangelii Nuntiandi*
- FABC -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
- FEISA - Faith Encounters in Asia
- FIRA - Formation Institute for Interreligious Affairs
- IMC - International Mission Congress (Manila)
- RM - *Redemptoris Missio*
- SFMWA - Statement on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in Asia